

바이♡



가글가글~

“”



양양이

오뚜기???

0%

0%

바나나  
STAYCUB

# Hello 1 小姐

난 더 잘해요 T.T

ㅋㅋ~



가글가글~

가글

当“卫生球”的眼睛遭遇“海草”和“白菜”的头，当潮人王子受挫“无情门”，当MS“黑涩会”权威的“高利贷”大叔赠予能放进马桶水箱的“防水手电话”，见鬼的浪漫邂逅，从这里开始觉醒，灰姑娘与倒霉大叔的完美相遇，颠覆了一切童话的潜规则……



朝華出版社



가글~

미니시리즈  
**헬로!애기씨**

李智奂◎著 千太阳◎译



1312. 645  
LZH  
V. 1

朝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Hello 小姐 / (韩) 李智奂著; 千太阳译. —北京: 朝  
华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054-1911-7

I. H… II. ①李…②千…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037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3611

김치 만두 터지게 1~2 五个泡菜饺子 1~2(更名为《哈喽小姐》)

Copyright © Lee Ji-Hwan

2007, Printed in Korea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Rights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DureMedia

Co., Ltd.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and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Hello 小姐

作 者 李智奂

译 者 千太阳

选题策划 杨 彬

责任编辑 赵 明

特约编辑 张墨璇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安 宁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联系版权 j-yn@163.com

传 真 (010)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520 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911-7

定 价 46.00 元(全二册)



미니시리즈  
헬로!아기씨

## 李智奂

韩国著名作家。已出版《当你伸出手的时候》、《离婚条件》、《恋爱条件》、《芸香阁的故事》、《花红》、《移缘》等十多部经典作品。

朝華出版社



手机扫码或发朝华出版社  
至10658028访问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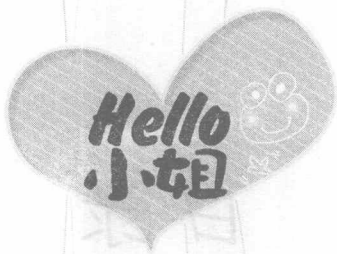
使用方法：（移动用户）

1. 直接上网，编写短信“朝华出版社”发送至“10658028”，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

2. 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发送短信“A”至“10658028”，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免费下载并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后，打开软件，手机拍二维码或输入“朝华出版社”访问网站。

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  
无信息费，咨询电话 10086。





SIX 手机,防水是基本 134

SEVEN 为什么来我家 158

EIGHT 阳光照射的板炕,谁映在莲花香中 184

NINE 夏天的童话 211

TEN 决心恋爱了 232



002



개굴 ~  
여기 앞지공!

# 目录

ELEVEN 吹过松散的风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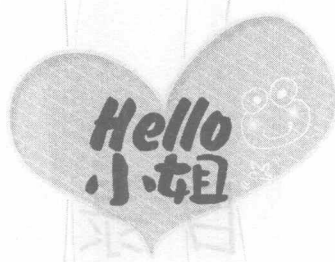
TWELVE 章好, 章好 288

THIRTEEN 和星星亲吻, 和风拥抱 340

FOURTEEN 你不相信我 379

FIFTEEN 黄民福先生是一个强敌 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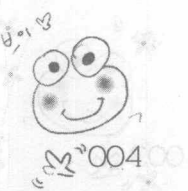
SIXTEEN 风敌的再会 460

SEVENTEEN 甜蜜的微风吹过的日子 489

EIGHTEEN 如果你来到我身边 517



NINETEEN 必须,一定! 要确定水患后发生的事情 529





## ONE

### 我家的小狗——洞奎

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空中飘了下来，覆盖在已经吐露青涩嫩芽的树枝上。浪漫的飘雪挥洒在已经渐暖的二月末，这种感觉就像是回放那些虽然经典但已不再流行的歌曲。

略显凛冽的寒风将纷飞的雪花变得厚重而坚实，院子里很快就呈现出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整整一个小时，我就这样呆呆地坐在里屋门前的板炕上，眺望着眼前这个宁静的村庄，任遐思如雪花般纷飞，漫无目的。

我家房子的海拔是全村里最高的，而我目前所在的这间里屋，海拔甚至比外屋还要高。所以，只要我坐在板炕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整个村庄。包括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包括那些在雪地里嬉笑打闹的孩子，包括一辆刚刚开进村口的陌生轿车。

“咱们家归根到底还是女性旺盛的家族呀，从一开始就是女性占主导地位。把里屋建得比外屋还要高，这就能够说明情况呀！”

坐在我旁边的李鹤奶奶，用她那特有的慢吞吞的语气，再一次讲起了屋基的故事。她那粗糙厚重的双手仍然在不停地挑选黄豆芽。

“现在秀荷小姐也已经考上了首尔的大学，您给首尔打过电话了吗？”

“嗯。打过了。”

“律师大人一定很高兴吧。”

李鹤奶奶亲切、温暖而又善解人意，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洞察别人的内心。我看着她那慈祥的笑脸，轻轻地了点点头。

“嗯，还好吧。”

李鹤奶奶看着妈妈长大、出嫁，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现在她又要把我送出这座村子，这座我已经生活了二十二年的村庄。

“秀荷小姐很了不起呀！学习一定很辛苦吧？”李鹤奶奶也注意到了刚进村口的黑色轿车，她仰起脖子不停地看来看去，“这是谁家的车呀？”

我所在的成安村，即使顺着高速公路开进来，也需要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这里既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迷人的自然风景，甚至连最常见的寺庙也不存在。

在这座被群山环绕的村庄里，生活着三十多户最平凡、最普通的农民。那条围绕在田间的小河是他们唯一的水源。这群平均年龄超过五十五岁的村民，每天都重复着一如既往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每星期都会去郡邑赶集，顺便给自家的孩子们带回些新鲜的玩具或者是饶有兴趣地讨论一些道听途说的新闻。如果全国歌唱大赛的剧团来村子里公演，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换上新衣服，拿上自己的小板凳，迫不及待地围过去欣赏。

当然，村子里也会有一些陌生人的来访。城里的大学教授们会带领建筑系和史学系的学生来参观济安李氏的宗宅“花安堂”，因为那个地方可以算得上是一份重要的民俗资料。不过这样的概率，也仅仅是一年一两次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村子里，在这样的傍晚时分，在这样的飘雪天气里，突然出现一辆陌生的轿车，对于李鹤奶奶来说，确实是一件比较稀奇的事情。

她仍然不停地向外张望着：“听说正才家的儿子赚了很多钱呢，可能是他开车回来了吧？”

“今天不是忌辰，也不是节日，怎么会在这样的天气赶回来呢？”我也有些困惑地摇了摇头。

李鹤奶奶从板炕上站了起来，闷闷地“嗯”了一声，然后把修剪好的黄豆芽装进篮子里。她穿上鞋子，慢悠悠地走进厨房，把篮子递给了安家大婶。

“赶紧做晚饭吧。看这个天气，雪好像还要下一阵子。”

外屋的上方飘起了缕缕的青烟。雾蒙蒙的水汽缓缓地向上飘浮着，而漫天的雪花也仍然在不停地向下坠落。它们渐渐地融合在一起，然后又轻轻地散去。



这袅袅青烟的制造者，正是炳泰爷爷。虽然明知老伴儿根本听不到，李鹤奶奶还是忍不住喊了起来：“你这个臭老头儿！都说没有柴火了，你又在那里折腾什么？”

从去年开始，炳泰爷爷好像有些痴呆了。李鹤奶奶每天都要悉心地照顾他，但难免有不耐烦的时候，她会向自己的老伴儿发一通脾气。炳泰爷爷的精神也好像愈发地失常了，昨天他看到我的时候，居然咧开了没有牙齿的嘴巴，笑意盈盈地对我说道：“小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啦？”我虽然被吓了一跳，但马上就恍然大悟，泰炳爷爷应该是把我当成了我的母亲。

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这座村庄，将自己的一生都交付给这家的主人。炳泰爷爷对于这间老宅的感情是可想而知的。每天他都会步履蹒跚地走到这间空屋里，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埃，慢慢地清扫地面的浮土。

每到下雪的天气，炳泰爷爷就会在外屋后面烧火。并不是为了准备晚饭，也不是为了给房子供暖，只是希望给屋子里注入一些暖意。虽然那个外屋的主人，也就是我的爷爷，已经过世二十年了。

“奶奶，没关系的。空房子里时常烧烧火，对屋子的环境和质量有好处呢！”

“嗯，这个我也知道。可是现在柴火的价格就像金子那么贵。而且过段时间还要去山上砍松枝。最近零工的工资也在不知不觉中涨到了天价，好像都雇不到人呀！”

我默不做声地点了点头，因为李鹤奶奶也只是一直忙着手里的活计，那样的兀自念叨而已。

“不久秀荷小姐也要去首尔上学了，这间房子也要空下来。想想还真是有些无奈呢。”

“家里还有奶奶，有爷爷，还有安成家大婶呀！您不用担心呢。”

“唉。那个老头子，都快要精神错乱了。我的年纪也大了，身子骨也不行了。一个家里呀，最好还是热热闹闹的。每天打扫一下卫生，准备热乎乎的饭菜。家里最好还有些年轻人的气息，如果可以听到小孩儿的哭声就更好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那才算是真正的家呀！现在连秀荷小姐都要去首尔了。这个地方呀，虽然称做是家，但未免过于萧条了，说不定马上就会坍塌呢！”

李鹤奶奶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慢吞吞地绕过了后院。弯曲的脊背就像是积了雪的宗宅。我仿佛看到一段已经回不去的时光，就像那些曾经华丽璀璨的光



辉，如今只徒留一片余韵，徒留一片孤独的影子。

我低下头，轻轻地咬住了嘴唇。不能否认，我深爱的这个家，已经慢慢变老了。

步入 21 世纪，信息的快速更新、气氛的无限沸腾、网络及其衍生出的多重文化，演变为人们极度渴求的精神需要。而我这个宗家的孙女，却像是没能随着身体的膨胀而增加脑容量的恐龙一样，孤立地存在于这个高速发展的文明世界中，以近乎灭绝般的勇气去记录每一天的悲喜。

虽然李鹤奶奶只是兀自地叹息，我却可以明显感受到其中的不安和失落。可是如今的我，也已经没有选择了。矛盾着我的矛盾，我最终还是要踏上首尔之行的。

“秀荷小姐，祝贺你。你考上大学了是吗？”

今天一大早，邮递员就笑呵呵地向我递来一个信封，那是首尔市新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未能如愿考取第一志愿的艺恩大学。虽然自己也没有特别期待那样的结果，但突然面对这样的现实，还是未免有些失落。重读三年，却未能如愿以偿，这样的事实确实让我有些挫败。

我必须承认，对于那所大学的感情其实是基于妈妈的遗愿。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成安村的妈妈，最向往的那所大学就是艺恩大学。作为女儿的我，如果能够置身于那样的学习环境中，也算是完成了她的夙愿。

可惜事已至此，我只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想去体味那里究竟饱含着多少意味。我也必须承认，我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沉郁的心情，是由于刚才和父亲之间尴尬的通话。

父亲的电话对于我来讲是个不速之客。我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把眼光飘到了别处，漫不经心的声音传了过去：“我考上新罗大学了……”

电话那端是一段无言的沉默，里面依稀混杂着困惑的情绪。想必父亲的心里应该非常矛盾，他不能给予我委婉的安慰，也无法表达直接的祝贺，更不能表现出遗憾的叹息。

父亲是成安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同时也是当年考生中的佼佼者。作为他的女儿，我理所当然应该考取理想的大学。然而事与愿违，我并没有把这样一个好消息通过电话线从成安村传递到首尔。

我保持着同样的沉默，和电话另一端已不平静的呼吸形成了尴尬的对立。

其实一直以来，我只是活在大人们的希望里，用他们赋予我的激情与能量勉强去支撑学习的兴趣。平时辛苦地照看生病的妈妈，抽出业余时间来断断续续地自学，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培训辅导班。如今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虽然并不满意但也已经足够释怀了。

“辛苦了，祝贺你。什么时候开学呢？”在我的预料之中，父亲用略显牵强的欢快语气向我表示了祝贺。作为一名正直的律师，此时此刻他的心里也许会感觉到违心的无奈吧。

比我小两岁的异母弟弟俊熙，已经顺利考取了韩国大学医学系。我那远在首尔的父亲和母亲为他们的儿子举办了盛大的欢庆派对。而且根据他的哥哥俊英提供的消息，俊熙还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去欧洲旅行的超级大礼。

我为了显示出被遗弃女儿的无限悲凉感，故意摆出了一副生涩而又委屈的语气：“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上呢？”

“有什么好考虑的？当然要上了。”

“如果是父亲的希望，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此时的我，已经表现出一副孝顺女儿的口气。

“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呢？”父亲征求性的疑问里其实隐含着一丝不容否定的命令感。他特意为我准备了房间，并且已经重新装修，昨天还专门购置了家具。

“开学之前吧，大概二月底。”对于已经离开我二十二年的父亲来讲，虽然他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家族的尊严，为了我这个女儿的体面，但我的心里还是涌上了丝丝暖意。

家里的规矩向来如此，虽然我是去上学，也不可能让我单独出去居住。更何况我还有父亲，还有在首尔的母亲，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虽然我很不愿意，但事实已经摆在我面前。去首尔上学期间，我注定要面临那三个也许和我同样感觉尴尬的亲人。

思绪荏苒，那是前年的冬日。院子里堆满了厚厚的积雪，映衬着母亲如雪一样的苍白脸颊。

“我希望秀荷可以去首尔上学。”母亲疲惫不堪地靠在病榻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为什么呢？”我抚平了母亲前额那纷飞的发丝。她的年纪并不大，可是原本乌黑油亮的秀发中却已经斑驳出丝丝雪白。



“没什么，只是怕秀荷一个人守着这个空空荡荡的家会感觉不舒服。”

“不会呀，妈妈，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呢？您会一直陪着我呀，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很好呢。”

“傻丫头，世界很广阔。我希望秀荷可以替妈妈去看看那个广阔的世界，不要像妈妈一样没有勇气，一辈子都窝在这座小村庄。如果可以的话，妈妈希望你在国外留学，就去我们曾经旅游过的巴塞罗那，你说怎么样呢？呵呵。”

十九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与二十岁的父亲结婚了。虽然两家都是讲究体面和威严的名门宗家，但父亲和母亲毕竟只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所以在当时来讲，这样的婚姻还是很少见的。

“干吗要那么早结婚呢？连大学都没有上，妈妈觉得委屈吗？”

“秀荷也是知道的，你的父亲家是三代独子。和尚曾经给他算过命，说他的寿命只有二十五岁。如果想要活得长久，就要找一个有命福、能辅佐丈夫在外做事的妻子。所以他的家人自然很着急，所以我们就……”

“就因为这样，您就服从了大人的意见和父亲结婚了是吗？”我不禁感觉有些无奈，也许本该拥有幸福家庭，也许现在应该享受甜蜜爱情的母亲，却在年纪轻轻的时候陷入这样一段无望的婚姻中。

“呵呵，其实你爸爸长得很帅呢。相亲的那一天，我很紧张，不敢走出去，只好偷偷地透过窗户向外看。他静静地坐在外屋，那天的阳光很好，斜斜地洒在他的身上，我真的感觉一阵眩晕。他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有学问的样子。而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向我投来一抹温婉的笑容。呵呵。秀荷，这也许就是天意，就是那样一抹微笑，让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已经无处可逃了。”

母亲微笑着，双颊慢慢晕染出一朵粉色的牡丹花。她轻轻地闭上眼睛，兀自陶醉在那一年的那一天。在一个漫天飞雪的冬日，她的心里洋溢着最初的感动和最温暖的情怀。母亲虽然在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在向我轻轻描述。但是我知道，她其实只是陷入了兀自的回忆。

虽然母亲知道，父亲从来没有爱过她。对于母亲，父亲只是怀着一种责任，一种同情，一种感恩。然而，执著如母亲、痴情如母亲。十九岁时那一见钟情的初恋已经深深地烙印于母亲的心头，烙印为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天长地久。

父亲结婚了，整整二十五年，他体面地支撑着这个家，对母亲尽了一个作为丈夫的义务和责任。然而父亲也在这段的期间，邂逅了一位漂亮的首尔小姐，并

最终和她走到了一起。

母亲结婚了，整整二十五年，在这座小小的成安村庄，在这间小小的李氏宗宅，一直静静地绽放在那片矮矮的围墙边缘。如一朵开在深巷的紫色奇葩，心怀本心，不求人折。

去年初秋，这朵奇葩伴随着纷纷的落叶，伴随着一种被称做胃癌的病症，努力地绽放出了最后一段傲人的绚烂，最终结束了四十五年的花季。

虽然是心甘情愿地付出，虽然是矢志不渝的执著。母亲的心中还是残留着没有完成的愿望。她希望我这个唯一的女儿能够飞越这座村庄，飞向外面的天空，借我的双眼去感受不同的世界。

但是同样固执如我。从小到大，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愿望，也没有什么雄心勃勃的壮志。对于那些奢华伦美的生活没有过多的期待也不会感觉特别羡慕。个性略直显率，不够淑女也不懂得矜持，不会妄自菲薄，更不喜欢哗众取宠。热情与好奇，执著与激情，相辅相成但绝对不会汹涌而至。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没有父爱的宗家孙女的独特之处吧。

在银白色的玻璃上轻轻地呼了一口气，那一圈湿润的晕就渐渐散开，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那片透明的对面，是已经迎来又一个傍晚的村庄，还有那辆从村口开进来的黑色轿车。

“怎么回事？”我下意识地直起了身子，“那辆车怎么会停在了我家门口？”

一直懒洋洋地趴在板炕下面的月伊也快地爬了起来，闷闷地鸣了几声，作为对我这个主人的回应。

作为一只看门护院的小狗，月伊有明显的玩忽职守迹象。即使看到陌生人走进来，它也只是因为不耐烦才会汪汪地叫几声，然后又快地趴到原来的位置上。而且它也对那些在自己面前玩耍的小老鼠也表现了足够的包容心。月伊总是会默默地欣赏着它们的游戏，还不时摇一摇尾巴表示自己的欣赏。

所以这只已经懒到一定程度的小狗曾经有过两次被赶出家门的经历。只可惜，它还是不能虚心汲取教训，依然保持着我行我素的风格。所以，对于已经愈来愈近的陌生脚步声，月伊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没有展示出一条看家小狗应有的反应。

我有些微愠地瞪向月伊，开始对它进行麻木的训斥：“你这个家伙，作为看门狗，是不是要维持一下最起码的体面呢？喂，月伊，我在说你呢！”



在我去首尔上学之后，这间屋子里的安全就要交给这个小家伙了。我不禁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去年伏天的时候就应该领养一只凶狠的狼狗，让月伊感受一番下岗的滋味。

“如果主人的家里出现陌生人，你就应该马上警觉，然后冲上去咬住他，知道吗？”

我还在徒劳地向月伊表达着不满情绪，而它依然在扬扬自得地摇着尾巴，好像对那个即将步入屋里的陌生人充满期待。不过想想也是，每个月在这间屋子里进进出出的人用手指头就可以计算出来，也难怪月伊会对这样一个不速之客显得如此兴奋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陌生的访客穿过了里屋的大门。那阵铿锵有力的皮鞋声在门口戛然而止，我的眼前投射出一片黑色的影像。

“您是李秀荷小姐？”眼前的男人有着和皮鞋声一样铿锵有力的嗓音。

“是我，您是？”我目不转睛地盯向对面的高个男子。

“哦，我早上给您打过电话，我是黄道奎。”

哦？是这个家伙，虽然我们在电话里的交谈并不投机，不过他的举止倒是蛮有礼貌的。他先在门口点头示意，然后又礼貌地自报姓名，这一点还是比较令我欣赏嘛。

只可惜，我很快就感觉到他那并不友好的目光。面对这个和我在通话中就已经针锋相对的对手，我只是穿了一条简单的牛仔裤，上身配着一件朴素的开襟羊毛衫。估计在他心里，我已经被列入可以随意敷衍的小孩行列了。

我毫不示弱地扬起了脖子，开始用眼神和他进行激烈的较量。

陌生男子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外套，外套的扣子随意敞开着，露出里面那条精心扎起的领带。高高的个子，健硕的身材，浓密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双眼，这个看起来大概四十岁左右的大叔，给人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铮铮铁汉。唯一失败的地方就是他那过于保守的发型，头发虽然乌黑亮泽但却显得过于油腻，好像一次性抹掉了整瓶的润发油。他的头发缕缕清晰地顺在脑后，在这狂风肆虐的天气里，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姿态。

月伊虽然个性慵懒，不过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个头。当月伊兴冲冲地跑过去开始围着大叔绕圈时，它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大叔的膝盖。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会感觉害怕或者厌恶。可是这位大叔却显得尤为镇定，他若无其事





地低下头，看了一眼仍然在不断徘徊的月伊，然后很快就抬起了头。

“这只小狗长得不错嘛，好像是土种啊。”

“一般都说是杂种吧。”我对于大叔的话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直接抱以了冷冷的回应。

“其实这种狗才是最好的，长得也很结实呀！”由月伊的话题展开寒暄，这样的开场白反倒让我觉得有些稀奇。

月伊已经乖乖地卧在了大叔的脚下，看起来对这个第一次步入我家的陌生人抱以了极大的好感。

“我……可以进去吗？”大叔也许是对我那种目不转睛的表情有些犹豫，他的语气在不知不觉中停顿了一下。

我不禁有些得意，在心里暗暗地笑了起来。虽然感觉自己已经略占上风，但我还是保持着乘胜追击的架势，向大叔抛去了一串连珠炮的反语语气问话。

“虽然您是一位不速之客，可是在这样的大雪天里把您拒之门外会显得过于生涩吧？更何况，我感觉您的样子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即使我不欢迎您的到来，您大概也不会就此放弃吧？”

“呵呵，是的。”对面的男人翘起了右侧的嘴角，而双眼依然保持着锐利的光芒，向我露出了一副并不友好甚至有些可怕的微笑。

伴随着月伊在脚下的牵绊，大叔已坐到了板炕上面，和我保持着一米开外的礼貌距离。他模仿着我的样子，心无旁骛般看向了远处的村庄，语气里却略含不满。

“秀荷小姐，为什么只要接到我的电话，你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挂掉呢？”

哼，大叔还挺直接的。只是挂掉几次电话而已，他居然不顾大雪天直接从首尔赶到我家。我真是很佩服他的勇气和毅力呢！

“我好像没有理由接你的电话吧？”我挑起了眉头，直直地看着对面的男人。

“咱们不是说好要协商的吗？”大叔的语气里略显无辜。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已经作出决定了！这个家我是绝对不能卖的！”我咬牙切齿地回敬道。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大叔轻声地嘟囔起来，语气里却是自信满满的。

看他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好像对待我这样的小女孩，只需要几块糖果就可

